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冷眼向洋

——百年风云启示录
(下)

资中筠 主编 冯绍雷 刘靖华 陈乐民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冷 眼 向 洋

(下)

资中筠 主编

冯致雷 刘靖华 陈乐民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第三部

俄罗斯 ——东西方结合部的文明

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

——丘特切夫

总 目 录

上 卷

前 言	资中筠	1
绪 论	资中筠	1
第一部 20 世纪——美国世纪?	资中筠	1
第二部 欧洲——分与合,衰落与中兴	陈乐民	305

下 卷

第三部 俄罗斯 —— 东西方结合部的文明	冯绍雷	1
第四部 一个世纪的国际政治逻辑	刘靖华	233
后 记 “全球化”与中国	陈乐民	367

目 录

第一章 回顾历史	7
一 寻找传统的轨迹	7
二 东正教	9
三 王权与资本主义	13
四 泛斯拉夫民族主义	18
五 民粹主义的遗产	20
六 村社精神	22
第二章 俄国革命与西方文明	25
一 超“常规”的革命	25
二 西方工业的文明扩张、渗透与二元化的俄国社会	27
三 文明冲突与十月革命的进程与形式	31
第三章 “苏联模式”的形成	39
一 “直接过渡”思想与非常时期	40
二 从多党并存走向一党集权	42
三 对世界革命的追求	48
四 “党内斗争”和“大清洗”	52
五 30年代政治文化与斯大林主义	55
六 “斯大林模式”与历史选择	60

第四章 消逝的改革 64

- 一 斯托雷平改革的教训 66
- 二 新经济政策:改变看法的社会主义还是“暂时退却” . 67
- 三 赫鲁晓夫改革:从神到人的时代 71
- 四 1965 年改革为何倒转 76

第五章 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 87

- 一 导致解体的战略决策 87
- 二 错失了的走向市场的机会 101
- 三 对改革的结构制约 106

第六章 民族主义 122

- 一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特殊性 123
- 二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与联邦制之争 129
- 三 联邦制的形式与集权制的实质 133
- 四 戈尔巴乔夫联盟政策的失败 136

第七章 知识分子 141

- 一 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特征 141
- 二 从文化先锋到政治附庸 147
- 三 缓慢的“解冻” 158
- 四 知识分子与苏联解体 166

第八章 苏联解体的国际背景 177

- 一 从“空间优势”到“扩展过渡” 177
- 二 “新思维”与苏联解体 182
- 三 苏联解体中的制度变迁因素 189
- 四 俄国外交的结构制约性 199

第九章 俄罗斯走向何方	205
一 叶利钦的经济选择	205
二 从权威主义到二元政治结构	213
三 俄罗斯民族问题的前景	218
四 俄罗斯的国际定位	220
参考书目	229

第一章

回顾历史

广袤的俄罗斯以及有七十年历史的苏联，地理位置横跨欧亚两大洲，正处于东西结合部。它的文明因而具有东西相杂的特点。因此，西方人惯常把俄罗斯人看作是“东方人”，而亚洲人则把俄国人看作“西方人”。这种结合部的文明是怎样形成的，需要在历史中去探寻根源。这对于了解俄罗斯的民族特色、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在 20 世纪的发展和演变，都是不能回避的出发点和历史背景。

了解昨天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甚至明天。为此，这一章拟就“寻找历史的轨迹”、“东正教”、“王权与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遗产”和“村社精神”六个方面回顾俄罗斯的历史传统。

一 寻找传统的轨迹

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斯图尔特·休斯在其《欧洲现代史》一书中，提出了欧洲文明双重起源的问题，也即认为欧洲文明是由地中海地区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和北方日尔曼文化两

大源泉组成，这两大文化是由于欧洲教会的影响融合而成。他明确地认为，欧洲人把双重文化传统看作为自己力量和生命力之所在。但是他表示不能加以断定的是，欧洲世界的第三个方面，也即处在地中海同北方、拉丁语系与日尔曼语系、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以及侧翼的东欧地区的斯拉夫文化是否能算作欧洲文明的一部分。¹

关于俄国在欧洲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的问题，国际学术界早就存在争论。俄国革命以后，这种争论尤其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出现。这种争论包含着明显的政治倾向，甚至含有民族、种族偏见的因素，但若排除这些因素，从文化形态本身形成发展过程来看，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地区的确有其“非东非西，既东又西”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用一句话概括便是：东欧处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

这种结合部文明在俄国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呢？

俄罗斯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缘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西部边境，东至乌拉尔山脉一线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是世界上各种民族、语言、宗教长期冲突、融合、消长、重组的一个地区。

有史以来，民族大迁移的浪潮和征伐者的铁蹄纵横驰骋，带来拉丁人、日尔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都在这里比邻而居。各种各样的语言，在这里被交织使用。正是由于这一地区语言状况的异常复杂，柴门霍夫有所感悟，便有了创立世界语的宏愿。

在这里，又曾经是西方天主教与东正教，与新教，与伊斯兰教，与各种异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

¹〔美〕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5页。

此处，还曾是饱受异族入侵之灾的地狱。或是一个个民族完全被宗主国所占有，或是长达好几个世纪地处于被肢解的状态之下。然而，那些被蹂躏的民族，曾几何时也曾称霸一方。

大体说来，东欧文明结合部特征的形成，是由民族大迁移以来诸早期民族的会集交融；是由于罗马帝国及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为东西两半；以及以东欧大平原、喀尔巴阡山脉、多瑙河流域等横贯东西、多层次的自然地理所造成。

多少年来，东欧地区的各民族人民追念着各自悠久的起源，但又在吸收、融化各种外来文明的基础上繁衍、改造着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五光十色、面目极其复杂，但又深藏着若干共同性质的结合部文明。

这种结合部文明的特征，从静态的角度看，就是在斯拉夫原始文化为主干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广为吸收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乃至华夏文明，形成了一种既有西方式的理性主义与抽象思维，又有东方式的内省文化与神秘主义，既引进了欧洲式的商品形态，促使了社会分化，但又处于中央政权控制引发之下的独特文明形态；从动态的角度而言，结合部文化以“慢一拍”的节奏，同时又是多种社会形态同时交叉、混合发展的形式紧随近代欧洲工业文明向前推进。

二 东 正 教

俄罗斯是宗教的民族，了解俄罗斯，不能不了解它的宗教。

1988年6月10日—16日，是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一千周年的纪念日。刚刚归还给苏联东正教教会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举行了千人参加的盛大弥撒，莫斯科的大剧院举行了盛

大的宗教音乐会，由实况电视向全世界转播。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热情接见了东正教牧首皮缅大主教。“俄国与东正教——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母亲”成为各大报刊一时热闹异常的醒目标题。

一千年前的“基辅洗礼”何以值得如此隆重的庆祝呢？从国家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无疑，东正教之被宣布为“国教”，实际上意味着基辅罗斯作为一个国家从此诞生。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说，“基辅洗礼”意味着，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向西方打开了大门，从而进入了与世界文明时断时续的交往进程。

基督教传入之前，斯拉夫人信奉的多神教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但是，多神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只是以父权制为特征的各种信仰和崇拜的混合体，是表示宗教膜拜情感的各种礼仪和客体的集合，而并没有系统的教义学说。在一千年之前，斯拉夫的大公们鉴于东斯拉夫各原始部落出现整合趋势、从而需要一种相应的宗教，决心对旧有的多神教加以改造。

公元 988 年的“基辅洗礼”，斯拉夫大公选择以拜占廷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作为国教。以惟一至尊的上帝，取代了原始的多神。这使得基辅罗斯的大公获得了巩固统一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分驻各地的基督教教堂也当作了新设于各地的政治机构。而在基督教传入的同时，罗斯有了文字，并且有可能利用拜占廷发达的文化。最后，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古罗斯国扩大并巩固了同各文明国家的联系。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基辅罗斯不仅同拜占廷，而且同天主教国家也建立了交往，近如波、捷、匈等中、东欧国家，远如法、德、英诸国。从此，基辅罗斯以基督教世界一名成员的身份，加入了世界大家庭。

当基督教的圣光普照基辅罗斯大地之后，基辅罗斯有没有因之而变为一个西方式的基督教国家呢？

首先的问题，在于拜占廷这外来的新宗教中，有没有可以为基辅罗斯的统治者直接可以接受的概念与规范。

拜占廷的基督教，也即东方正教本身，与西方的天主教还存有若干明显的差异。最明显的表现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相互关系上：西方教会是普照尘世的太阳，是一个超然于世俗政权的独立特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机构，但是东方正教的教会却是追随于王权的阴影。因此，由弗拉基米尔的侍从们持剑伴送的那些希腊牧师，所传播的不只是新宗教的教义，而且，还以基督的名义鼓吹对大公政权的绝对服从。

经常为史家所忽略的，是拜占廷东正教还包含的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信仰，也即宗教意识中对“基督教世界”这一概念的独特理解。

在西方，每一个基督教国家和基督教民族都把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与民族看作为一个整体，而自己只是该整体中的一部分，并从属于这个整体，而不存在任何一个为首的国家。多少世纪来，尽管西欧各国的竞争对手为了土地、城市、王冠都曾激烈争斗，但是各基督教国家的最高权威是独一无二的基督教信仰。各国拥有为教会所认可的疆域、边界和人格化的主权。一旦各国的政治实践超出了至尊的教会所许可的程度，教会就要号召给予制裁。多元化的欧洲国家体系服从于统一的基督教信仰，而不是任何的世俗政权。由于因袭了这种传统，才可能出现近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欧洲国家体系。然而，拜占廷的“基督教世界”观念与此并不一样。

14 世纪初期的拜占廷作家费道尔·梅多希特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尘世间哪里还能比得上(拜占廷)所雄踞的无与伦比

的世界中心的地位呢？”¹当时的拜占廷，犹如落日余晖，一切最为辉煌壮观的成就已成为历史的遗迹。然而，拜占廷的僧侣与臣民仍然如此如痴如醉地为帝国颂唱赞歌。这种极其普遍渗入拜占廷各个阶层的“帝国崇拜”观念，曾有过它现实的土壤，那就是近千年拜占廷帝国所拥有的横跨欧亚非的辽阔疆域以及在人类文明史上曾作出的彪炳显赫的贡献。

拜占廷式的“帝国崇拜”观念，以及作为基督教世界惟一继承者与捍卫者的“双重为首”观念（即世俗的与宗教世界中的为首者），对基辅罗斯统治者来说，简直是正中下怀。据史料记载，古代罗斯所称的“沙皇”，是指一种举世无双、至高无上、威力无比的统治者形象。

这种权力无边的沙皇形象，这种在基督教世界独一无二的“为首”观念，到15世纪末期，正当莫斯科公国赶走鞑靼入侵者之时，民族力量迅速增强，民族意识急速上升，以莫斯科为基督教世界合法继承者的“第三罗马”理论应运而生。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来自普斯高夫的寺院长老菲洛弗，他提出，世界的历史是三个罗马的历史，也就是三大帝国的历史。第一罗马没落了，因为它崇拜多神教。第二罗马——拜占廷的君士坦丁堡也灭亡了，因为它同西方天主教会合并，而受到上帝的惩罚，被土耳其人占领。现在，莫斯科成了“第三罗马”，它才是东方正教的中心。菲洛弗对莫斯科大公说：“您是整个世界惟一的沙皇，一切信仰基督正教的王国都合并到您的统一的王国中去。”²

1 [苏]阿凡林采夫：《拜占廷与罗斯：两种文化类型》（俄文版）《新世界》，1988年第7期。

2 [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24页。

三 王权与资本主义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年代，文明的结合部特征继续制约着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时代的主题已是发展资本主义，但在俄国条件下，前进的方式只能是农奴制与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小生产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同时并存，“混合”推进。

师出不利的环境和彼得大帝的雄心

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有着怎样的外部环境呢？

17世纪的俄国，当她已经积蕴起实力，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同时也已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以疆域而论，近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而大大超过英、法、普诸国的面积总和。与北美殖民地不同之处，则在于英国殖民者在北美登陆，轻而易举地迫使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臣服于自己的政权，但是，地处东西欧结合部的俄国居民于13世纪就处于蒙古鞑靼入侵的威胁之下，对于俄国来说，先是二百五十年鞑靼统治的噩梦；赶走了鞑靼人后，东西南三面与俄交界的国家大体上仍然都与俄国兵戎相争。奥斯曼土耳其向北扩张，克里木鞑靼人臣服于奥斯曼人进行助攻，立陶宛一波兰联合王国称雄一时，甚至把军队一直推进到莫斯科城下，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不时出兵骚扰，把俄国作为自己敌人。强敌如林的挑战，需要俄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辅之以雄厚的军事实力。

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英、法诸国有足资可用的优良港湾与远洋商路发展海外贸易与取得海外殖民地。而俄国基本是大陆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充分利用15—16世纪航海大发

现的成果,它只能以内陆港口的艰难条件参加 16 世纪的世界经济。波罗的海芬兰湾沿岸的那些小城在瑞典或俄国手中濒递,不能用作发展海外贸易的基地。彼时,欧洲与俄国的贸易无可例外地依靠旱路,而外国商人又在这种贸易中发挥很大作用。只是从 16 世纪晚期起,俄国才通过白海海港与英国直接贸易,但伊凡雷帝也始终未能开辟新航路。可见,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势所必然地与争夺出海口的斗争相交织。

为此,马克思特别重视彼得大帝的迁都(迁至圣彼得堡),认为这是俄国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一举。从此,俄国就由原来的内陆国家转向了海洋。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彼得堡是彼得大帝“有意”制造出来的“外偏中心”,那么以此为中心的圆周怎样画和画到哪里,就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了。马克思说:“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划定。”并说这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¹

俄国当时的居民人口构成,也富有自己的特点。就文明开发程度而言,俄国周围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族相比,保持着较大差距。而各少数民族严格保持的民族文化界限,又使得这种差距不可能很快消除,始终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复杂的影响。

专制王权和“开明”专制

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内部因素,同样大不同于欧美先进国家。

俄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最大特点,是资本主义因素奇特地与农奴制几乎同步形成与发展。俄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大体上出现于 17 世纪,在 18 世纪获得扩展。而 16 世纪俄国统一专制王权

¹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80、81 页。

的确立，借助于贵族才征服了封建领主，为此，沙皇通过使农民成为贵族的奴隶，取得贵族阶层的臣服。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带有奴隶制度特征的农奴制，兴起于 16 世纪，形成于 17 世纪，而于 18 世纪达到鼎盛时期。俄国农奴制发展的这种趋势，迥异于英法农村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也不同于美国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黑奴制，甚至比普鲁士的庄园经济更多超经济的强制，一个明显的差异是，俄国农奴主大庄园通常使用强大的军队来固定庄园的农业劳动人口。

俄国基本上没有欧洲中世纪式的以商业、手工业为中心的自治城市。仅有的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虽然因与普鲁士的密切关系，而未被鞑靼占领，但也不过是商业、而不是手工业城市，其余的城市基本上属于行政、军事与庄园的中心。旧俄时代的莫斯科，就像一个大兵营。没有自治城市也便没有了欧洲式的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由于俄国的通商大道超越国境，因而，商业资本大都落入外国商人之手，本国商贾只不过是西方城市与俄国农村之间的经纪人。

但是，俄国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自上而下直插到基层，并以专制王权为中心的强有力的政治控制。这种控制力量以长年对外战争中形成的军事武装力量为依托，以传统的王权主义思想为基础，而尤其是处于文明结合部的态势下、王权本身通过对西欧先进文明的观照，不时也主动调节并增强自己的控制机制。

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是彼得大帝开创的富国强兵之途。彼得大帝亲自率队，装扮成水手，远涉重洋，考察西欧。运用西方工艺，建立俄国式的舰船炮队，是彼得学习西方的初衷。彼得曾向他的属下伸出自己的双手，说：“好好干吧，孩子们，你们看朕的手上也长满了老茧。”彼得重赏那些刻苦用功的贵族子